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战争与和平 (中)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著 张捷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战争与和平 (中)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著 张捷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 中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张捷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05-7641-1

I. ①战… II. ①托…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9490 号

书 名 战争与和平 (中)

责任编辑 张彩云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30 字数 4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641-1 / I · 270

定 价 46.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三部 / 495

第四部 / 581

第五部 / 639

第三卷

第一部 / 720

第二部 / 812

第三部

一

一八〇八年，亚历山大皇帝曾前往爱尔福特再次与拿破仑皇帝举行会晤^①，彼得堡上流社会对这次隆重会晤的盛况有许多议论。

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和亚历山大这两个被称为主宰世界的人之间的关系已达到非常密切的程度，当这一年拿破仑向奥地利宣战时，一个军的俄国军队竟开往国外去协助自己从前的敌人波拿巴，反对从前的盟友奥地利皇帝，而在上流社会里甚至讨论起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皇帝的一个姐妹结亲的可能性。但是除了考虑对外政策外，这时俄国上流社会特别关注国内已在国家的各个管理部门推行的改革。

然而人们并不受同拿破仑·波拿巴在政治上亲近还是敌对的影响，也不关心国内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改革，他们置身于这些事情之外，还像平常一样生活着，过着真正的生活，实际上关心的是健康、疾病、劳动、休息，是思想、科学、诗歌、音乐、爱情、友谊、仇恨、情欲等等。

安德烈公爵在乡下住了两年，没有出远门。皮埃尔曾想在自己的庄园里实行一些新措施，但是他不断改变主意，结果一事无成，而安德烈公爵却不声不响地不花多大力气就把皮埃尔想做的事全都做了。

① 一八〇八年秋，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在爱尔福特会晤，签订了爱尔福特协定。

他具有皮埃尔所缺乏的那种办事的执著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他可以不甚费劲地把要做的事做起来。

在他的一个有三百名农奴的庄园里，所有农奴转为自由农民（这是俄国率先这样做的实例之一），而在别的庄园里则把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在鲍古恰罗沃村，他出钱聘请了一位有知识的产婆为产妇接生，同时让一位神父有偿地教农奴和家奴的孩子们识字。

安德烈公爵有一半时间在童山跟父亲和还由保姆照看的儿子在一起；另一半时间则是在“鲍古恰罗沃修道院”（父亲这样称呼他的村子）度过的。尽管他在皮埃尔面前装出对外界的所有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实际上他密切关注着时局，订购了许多书，并惊奇地发现，刚从彼得堡、即从生活的漩涡中来看他和他的父亲的人，对内政和外交方面发生的事的了解远不如他这个蛰居乡村的人。

除了管理庄园和阅读各种书籍外，在这期间安德烈公爵还用批判的目光分析我国最近的两次失败的战役，草拟修改我国军事条令和法规的意见。

一八〇九年春天，安德烈公爵前去梁赞省他儿子名下的几处庄园，因为他是儿子的监护人。

他坐在折起车篷的马车上，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觉得身上暖洋洋的，他不时地看看刚出土的青草、桦树的嫩叶和一团团飘浮在明亮的蓝色天空里的初春的白云。他什么也不想，只是愉快地和无目的地左顾右盼。

马车过了一年曾与皮埃尔谈过话的渡口。过了一个肮脏的村庄，又过了打谷场、碧绿的田野、桥边还有积雪的下坡、泥土被雨水冲刷过的上坡、一块块留着麦茬的农田和一片片已见点点嫩绿的灌木林，然后进入了道路两旁都长着桦树的树林。树林里几乎觉得有点热，听不见风声。桦树布满了看上去黏糊糊的绿叶，一动也不动，绿色的嫩草和浅紫色的野花则顶开地上去年的枯叶冒了出来。一些小枞树分散长在桦树林的一些地方，它们四季常青的毛糙的针叶使人不愉快地想起寒冬。马进了树林后就打起响鼻来，看得出它已开始冒汗了。

仆人彼得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表示赞同。但是看来彼得觉得只有车夫的赞同还不够，便在驭座上转过身来对主人说：

“老爷，真痛快！”他带着恭敬的微笑说。

“什么？”

“真痛快，老爷。”

“他在说什么？”安德烈公爵想道。“对了，大概是在说春天。”他瞧瞧四周又想道。“一切全都变绿了……真快！桦树啦，稠李啦，赤杨啦，都开始变绿了……可是没有看到橡树。啊，那里有一棵。”

这棵橡树长在路边上。大概它的树龄有林子里的桦树的十倍，它有每棵桦树十倍那么粗，要比每棵桦树高一倍。这是一棵有两抱粗的大树，长着看来早已折断的树枝，裂开过的树皮布满了旧的疤痕。它像一个衰老的、愤怒的和蔑视一切的怪物，伸出难看的、不对称的和弯曲多节的巨大手臂和手指，立在满面笑容的桦树中间。只有这橡树不受春天的诱惑，既不愿看见春天，也不愿看见太阳。

“说什么春天又是爱情，又是幸福！”这棵橡树似乎在这样说。“你们对这种千篇一律的、愚蠢和毫无意义的欺骗怎么不感到厌烦呢？全都是一样，一切都是欺骗！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太阳，也没有幸福。你们瞧，那些被挤压死的枞树永远孤零零地趴在那里，而我却伸出我那断裂的、伤痕斑斑的手指，不管它们是从背部还是从腰间长出来的，都那样伸着；这些手指一长出来，我就伸开它们站立着，不相信你们的希望和欺骗。”

安德烈公爵在穿过树林时，几次回过头来看这棵橡树，好像对它有所期待似的。橡树底下也有花草，但是它仍然脸色阴沉，样子丑陋，一动不动地固执地站立在花草丛中。

“是的，这棵橡树是对的，它一千倍地正确，”安德烈公爵想道，“让别的年轻人去受这种欺骗吧，而我们了解人生——我们的一生已经结束了！”这棵橡树在安德烈公爵心中勾起了一连串新的无望的、忧伤而又愉快的想法。在这次旅行途中，他仿佛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一生，得出了与以前一样的苟安和无望的结论：他不必再着手做什

么事，他应当不做坏事、不烦扰自己和不抱任何希望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二

为了办理监管那个在梁赞省的庄园的事，安德烈公爵需要去见县里的首席贵族。这位首席贵族就是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安德烈公爵于五月中旬前去拜访他。

已是暮春时节。整个树林已披上绿装，路上尘土飞扬，天气很热，在经过有水的地方时，真想洗个澡。

安德烈公爵闷闷不乐，心里一直想着该向首席贵族问些什么，这时马车正沿着奥特拉德诺耶村罗斯托夫家的花园的林荫道驶向他家的宅院。他听到从右边的树丛里传来女人快活的叫喊声，看见一群姑娘在他的马车前跑过。跑在别的人前头、距离马车较近的是一个非常苗条的、苗条得出奇的黑头发黑眼睛的姑娘，她身穿一件黄色印花布连衣裙，头上扎着一条白手绢，一绺绺梳齐的头发从手绢下露出来。这个姑娘嘴里喊着什么，但是在认出车上是个陌生人后，连看也不朝他看一眼，就笑着往回跑。

安德烈公爵不知为什么突然心里感到很难过。天气那么好，阳光那么灿烂，周围的一切充满着欢乐；而这个苗条可爱的姑娘不知道而且也不愿意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对她自己个人的那种大概是愚蠢的，但又是快乐和幸福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幸运。“她为什么这样高兴？她在想些什么？想的不会是军事条令，不会是如何安排梁赞省的代役制农民的问题。她在想些什么呢？她为什么感到幸福？”安德烈公爵不禁好奇地问自己。

一八〇九年罗斯托夫伯爵在奥特拉德诺耶的生活仍然像从前一样，也就是说，他几乎接待全省的贵族，请他们打猎，看戏，吃饭，听音乐。他像欢迎任何新客人一样欢迎安德烈公爵，几乎用强迫手段把他留下来过夜。

在这无聊的一天里，陪伴安德烈公爵的是伯爵老两口，还有前来祝贺即将到来的命名日而住满他们家的尊贵的客人，他不止一次地观察那个和年轻人一起玩乐、不知在笑什么的娜塔莎，不断问自己：“她在想什么？她为什么这样高兴？”

晚上，他一个人待在这新的地方，久久未能入睡。他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吹灭蜡烛，接着又点着了。护窗板从里面关上了，房间里很热。他埋怨这个愚蠢的老头（他这样称呼罗斯托夫），因为他硬说所需要的文件还没有从城里取来，强留他过夜，他也埋怨自己同意留下来。

安德烈公爵从床上起来，走到窗户跟前，想把它打开。他一拉开护窗板，好像早就守候在窗外的月光一下子照射进来。他又打开了窗户。夜间空气凉爽，月光下一切亮堂堂的，静止不动。在窗户跟前有一排修剪过的树木，一侧是黑色的，另一侧则闪耀着银光。树底下长着各种鲜嫩的、湿润的、枝叶繁茂的植物，它们有的茎叶呈现出银白色。在黑色树木的后边是一个露珠闪闪发光的屋顶，而右边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它的树干和树枝白得发亮，而在这棵树的上方，在春夜明亮的、几乎没有星星的天空中，悬挂着一轮差不多是满月的月亮。安德烈公爵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两眼凝视着这个天空。

安德烈公爵的房间在中间的一层；在他上面的各个房间里也住着人，他们也没有睡。他听见楼上有女人在说话。

“只要再来一次就行。”楼上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安德烈公爵立刻听出这是谁在说话。

“你到什么时候才睡？”另一个声音应对道。

“我不睡，我睡不着，我有什么办法呢！好吧，最后一次……”

两个女人的声音唱起了一个乐句——这是一首不知什么歌的结尾。

“啊，多么美啊！好吧，现在该睡了，结束了。”

“你睡吧，我睡不着。”移到窗口的第一个声音回答道。看来说话的人的身子已完全探出窗外，因为可以听得见她的衣服的窸窣声，甚至听得见呼吸声。这时一切像月亮以及像它的光和阴影一样，都静下

来了，凝固不动了。安德烈公爵也一动不动，以免被人发现他无意中待在她们的近旁。

“索尼娅！索尼娅！”又听见第一个声音喊道。“嗯，怎么可以睡觉呢！你瞧，这有多美！真是美极了！你醒醒，索尼娅。”她几乎含着眼泪说。“要知道这样美好的夜晚从来、从来就没有过。”

索尼娅不大乐意地回答了一句。

“不，你瞧，多好的月亮！……真是美极了！你过来。亲爱的，我的好姐姐，到这里来。看见了吧？你最好蹲下来，就这样，抱住双膝——抱得紧一些，尽可能紧一些，使足劲儿，你就会飞上天去。就这样！”

“行了，你会掉下去的。”

可以听到拉扯和反抗的声音以及索尼娅不满意的话声：

“你看，都一点多钟了。”

“咳，你只会败我的兴。好吧，你走吧，走吧。”

一切重新沉寂下来，但是安德烈公爵知道，她仍然坐在这里，他有时听到轻轻挪动身子的声音，有时听到叹息声。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她突然喊道。“睡就睡吧！”说完啪的一声关上了窗户。

“对我这个人存在不存在根本不关心！”安德烈公爵在听她说话时想道，不知为什么他又希望又害怕她提到自己。“又是她！好像是故意安排的！”他想。他心里突然像一团乱麻似的出现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希望，这些想法和希望是与他整个生活相抵触的，他觉得自己无力说清自己的这种状态，于是立刻就入睡了。

三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不等女士们出来，只和伯爵一人告了别，就坐车回家了。

安德烈公爵回家时，已是六月初，他的马车又进了那片桦树林，

树林里的那棵弯曲多节的老橡树曾使他非常惊奇和难忘。马车上的小铃铛的声音比一个半月前显得低沉了；林中长满了各种植物，浓荫蔽日；散布在树林各处的小枫树不再破坏整体的美，而是按照一般植物的样子长出了毛茸茸的嫩绿的新枝。

整天都很热，某处正在酝酿着一场雷雨，但是只有一小块乌云向尘土飞扬的道路和树木的嫩叶上洒了少量的雨滴。树林的左边背阴，显得很暗；右边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被风吹得微微摆动。林中百花盛开；夜莺在歌唱，歌声时近时远。

“对了，在这里，在这树林里有过一棵与我志同道合的橡树。”安德烈公爵想道。“可是它在哪里呢？”他又想道，眼睛望着道路左边，发现一棵橡树，没有认出这就是他寻找的那棵，开始不由得欣赏起来。这棵老橡树整个地变了样，它伸展开苍翠欲滴的树冠，呆呆立在那里，在夕阳的余晖中微微摇动。无论是弯曲多节的手指和疤痕，无论是已往的悲伤和疑虑——全都不见了。从粗硬的百年老树皮里直接长出了鲜嫩的树叶，使人简直无法相信这些叶子是这棵老树长出来的。“不错，这就是那棵橡树。”安德烈公爵想道，心中突然无缘无故地出现一种喜悦和万象更新的春天般感觉。于是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的高高的天空，妻子死后脸上责备的表情，渡船上的皮埃尔，因美丽的夜景激动不已的姑娘，还有那个夜晚和那轮明月——这一切突然浮上了脑际。

“不，活到三十一岁，生命并没有结束。”安德烈公爵突然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身上的一切是不够的，应当让所有的人，包括皮埃尔和那个想飞上天去的姑娘，都知道这些，应当让所有的人都了解我，要使我不为自己一个人活着，不能使人们的生活与我的生活无关，要使我的生活影响所有的人，使大家都同我生活在一起！”

安德烈公爵这次外出旅行归来后，决定秋天去彼得堡，并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想出了很多理由。他每时每刻都有一系列能说明为什么他必须去彼得堡甚至去担任公职的合情合理的和合乎逻辑的论据

可以利用。他甚至到现在还不明白，他怎么能在一段时间里怀疑积极参与生活的必要性，正如一个月前他不明白怎么会产生离开农村的想法一样。他清楚地感觉到，如果他不把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运用到事业上，不重新积极参与生活的话，他的这些经验就会白白丢掉，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他甚至不明白，怎么会根据如此贫乏的论据就认为，如果现在有了生活的经验教训后重新相信自己能做点有益的事，相信能得到幸福和爱情，就是有失面子的事。现在理智所提示的完全是另一种看法。在这次旅行后，安德烈公爵开始觉得乡下的生活太无聊了，以前做的那些事已引不起他的兴趣，当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时，经常站起身来，走到镜子面前，长时间地端详着自己的脸。然后他转过身去看亡妻丽莎的画像，留着希腊式鬈发的丽莎从金色的镜框里亲切和快活地望着他。她已不对丈夫说以前的那些可怕的话了，她只是快活地和好奇地看着他。安德烈公爵反背着两手，久久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时而皱起眉头，时而露出微笑，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那些不理智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像犯罪一样秘密的念头，这些念头与皮埃尔、与荣誉、与坐在窗口的姑娘、与橡树、与女性的美貌和爱情有关，它们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在这时，如果有人进来见他，他就显得特别冷淡、严厉和果断。他的那种逻辑推理尤其令人不快。

“亲爱的，”有时，在这样的时刻进屋来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今天尼科卢什卡不能散步：太冷了。”

“如果天气暖和，”这时安德烈公爵就特别冷淡地回答他的妹妹，“那么他只穿一件衬衣就行了；正因为天气冷，应当给他穿上暖和的衣服，这暖和的衣服就是为了御寒才发明出来的，天冷多穿点就行了，而不应在孩子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时让他待在家里。”他特别合乎逻辑地说道，仿佛想要为了他内心进行的这种秘密的、不合逻辑的心理活动而惩罚什么人似的。在这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就想，这种脑力工作会使男人变得多么冷漠无情啊。

四

安德烈公爵于一八〇九年八月来到彼得堡。这正是年轻的斯佩兰斯基^①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他发动的变革大力开展起来的时候。就在这一年八月，皇上从乘坐的马车上摔下来，摔伤了腿，在彼得戈夫^②住了三个星期，每天只接见斯佩兰斯基一个人。在这期间，不仅制订了两项使上流社会感到不安的著名法令，废除宫内官阶以及采取通过考试录用八等文官和五等文官办法，而且草拟了国家的一个大法^③，要改变俄罗斯现行的从枢密院到乡政府的司法、行政和财政管理制度。现在正在贯彻和实现亚历山大登基时所抱有的模糊的自由主义理想，他曾在他的助手恰尔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尔采夫、科丘别依^④和斯特罗加诺夫等人的协助下力图实现这些理想，这些人曾被他戏谑地称为公众拯救委员会。

现在在非军事部门所有这些人已由斯佩兰斯基所取代，而在军事部门则由阿拉克切耶夫所取代。安德烈公爵在到达后不久，以宫廷高级侍从的身份前去宫中，参加朝觐。皇上两次见到他，没有对他说一句话。安德烈公爵在以前就一直觉得皇上不喜欢他，皇上讨厌他的面孔和他整个人。他看到皇上向他投来的冷淡的和疏远的目光，比以前更觉得自己的推测是对的。近臣们向安德烈公爵解释说，皇上不重视他，是因为对他从一八〇五年以来没有服役感到不满。

“我自己知道，我们都有好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安德烈公爵想道，“因此用不着考虑把我草拟的关于军事条例的报告亲自呈交皇上

①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政治家，从1808年秋天起，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曾受亚历山大一世委托拟订了一个国家改革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反动贵族的反对，1812年被流放。

② 彼得戈夫是今彼得宫的旧称。

③ 指斯佩兰斯基拟订的名叫《国家法典绪论》的国家改革计划。

④ 科丘别依（1768—1834），亚历山大一世宠臣之一，曾任内务大臣。

了，但是总是会有办法的。”他向父亲的老朋友、一位老师讲了自己的报告。老师约他见面，亲切地接待他，答应奏明皇上。几天后安德烈公爵得到通知，要他去见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在约定的那天上午九点钟，安德烈公爵来到了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

安德烈公爵并不认识阿拉克切耶夫，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他所听到的一切，很难使他产生对这个人的敬意。

“他是陆军大臣，皇上宠信的人；谁也不必管他的个人品质如何；既然他奉命审阅我的报告，这就是说，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办理这件事。”安德烈公爵在与许多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人物一起在阿拉克切耶夫接待室里等候时这样想道。

安德烈公爵在服役时，大部分时间都当副官，他见过许多重要人物的接待室，非常清楚这些接待室的各种不同的特点。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样子。在他的接待室里等候接见的不重要人物的脸上有一种羞愧和恭顺的表情；从职位较高的官员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都感到难为情，为了掩饰这种感情，他们装出举止随便的样子，嘲笑自己、自己的地位和所等候的人。有的人若有所思地来回踱步，有的人一面低声说话，一面笑着，于是安德烈公爵听见“西拉·安德烈依奇”这个外号^①和“那大爷会给你厉害瞧”这样的话，这说的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一位将军（重要人物）看来因需要等这么久而感受到了侮辱，他坐在那里不停地挪动着双腿，独自轻蔑地笑着。

但是等到门一打开，所有人的脸立刻出现了同一种表情——恐惧。安德烈公爵再次请求值日官前去通报，但是人们带着讽刺的表情朝他看了看说道，到时候会轮到他的。在副官的带领下几个人进出大臣的办公室，一个军官被放进了那道可怕的门，他的那种卑躬屈膝和恐惧的样子，使安德烈公爵非常吃惊。接见这个军官的时间很长。突然从

① 西拉（Сила）是力量、权力的意思。人们给阿拉克切耶夫取这样的外号，讽刺他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权臣。

门里传来了刺耳的吼叫声，军官脸色发白，嘴唇颤抖着从那里出来，两手抱住头从接待室里经过。在这之后，安德烈公爵被带到门口，值班官低声说：“往右边，到窗口去。”

安德烈公爵进了陈设并不豪华但很整洁的办公室，看见桌旁坐着一个四十岁的人，此人腰身很长，长脑袋上的头发剪得很短，满脸很深的皱纹，目光呆滞，绿褐色眼睛上方双眉紧锁，红鼻子耷拉着。阿拉克切耶夫朝安德烈公爵转过头来，眼睛不看着他。

“您有什么请求？”阿拉克切耶夫问。

“我没有什么……请求，大人。”安德烈公爵轻轻地说。这时阿拉克切耶夫的目光朝他转了过来。

“请坐，”阿拉克切耶夫说，“鲍尔康斯基公爵。”

“我没有什么请求，皇上把我呈交的报告批转给了大人……”

“您看，您的报告我读过了。”阿拉克切耶夫打断了他的话，只有头几句话说得还比较亲切，接着又盯着他的脸，说话的语气变得愈来愈唠叨和轻蔑起来。“您提出了新的军事法规？法规很多，旧的都没有人执行。现在大家在制订法规，制订容易，实行起来难。”

“我是根据皇上的旨意来找大人，了解一下您打算如何处理这个报告？”安德烈公爵有礼貌地问。

“您的报告我已作了批示，已提交给了委员会。我不赞成。”阿拉克切耶夫说，他站起身来，从书桌上拿起了一张纸。“您看。”他递给了安德烈公爵。

在这张纸上用铅笔横着写着几行字，句子开头不用大写字母，词写得不能拼写法，没有标点符号，写的是：“由于抄袭法国军事条令以及不必要地放弃军法条例因此报告依据不足。”

“报告转给什么委员会了？”安德烈公爵问。

“转给了军事条令起草委员会，我已推荐您为该委员会委员。不过没有薪俸。”

安德烈公爵笑了笑。

“我也并不想要。”

“没有薪俸，担任委员。”阿拉克切耶夫又说了一遍。“见到您很荣

幸。喂！叫下一个！还有谁？”他一边朝安德烈公爵躬躬身，一边喊道。

五

安德烈公爵在等候任命他为委员会委员的正式通知期间，与老熟人恢复了来往，尤其是拜访了一些他知道眼下有权有势和可能对他有用的人。现在他在彼得堡的心情，与战斗前夕的心情相类似，一种惴惴不安的好奇心折磨着他，不可抗拒地吸引他到最上层去，到正在安排着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未来的地方去。他从老年人的愤恨、不知情者的好奇、知情者的慎重、所有人的忧虑中，从他每天都能听说的无数委员会的成立中感觉到，现在，在一九〇九年的彼得堡，正在进行一场非军事的战斗的准备，这场战斗的总指挥是一个他不认识的、神秘而他又觉得是有天才的人——斯佩兰斯基。这场他只有模糊的了解的革新以及主要活动家斯佩兰斯基，开始引起他的非常强烈的兴趣，结果在他的思想上关于军事条令的事很快退居到了第二位。

安德烈公爵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上，他可以很好地被接纳到当时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和最上层的圈子里去。革新派亲热地接待他和拉拢他，他们这样做，第一，是因为他有聪明和博学多识的声誉；第二，是因为他解放农奴的做法使他赢得了自由派的名声。心怀不满的老头子们，估计他的态度会与他父亲一样，便在谴责革新时争取他的支持。社交界的妇女们，**上流社会**亲热地接待他，因为他是择婿的对象，既有钱，门第又高贵，而且由于有过他已阵亡的传闻以及他的妻子悲惨地死亡，他几乎成了一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新人物。除此之外，从前认识他的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在这五年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好了，变得比较温和和成熟了，在他身上已没有以前的那种做作、高傲和好嘲笑人的特点了，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心平气和了。人们都开始谈论他，对他发

生兴趣，希望能见到他。

在进见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后的第二天，安德烈公爵晚上前去科丘别依伯爵家。他向伯爵讲述了自己与**西拉·安德烈依奇**的会见（科丘别依这样称呼阿拉克切耶夫，也带有安德烈公爵在陆军大臣的接待室里觉察到的那种对某事进行笼统的讽刺的意味）。

“亲爱的，”科丘别依说，“甚至在这件事情上您也绕不过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①。这是一个什么事都管的人。我对他说。他答应晚上来……”

“斯佩兰斯基与军事条令有什么关系呢？”安德烈公爵问。

科丘别依笑了笑，摇摇头，仿佛对鲍尔康斯基的天真感到惊奇似的。

“前几天我同他谈起您，”科丘别依接着说，“谈到您的自由农民……”

“哦，公爵，是您解放了自己的农民？”一个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人轻蔑地回头看了鲍尔康斯基一眼，说。

“一个小庄园没有任何收益。”鲍尔康斯基回答道，为了不徒劳无益地惹那老头生气，他竭力在老头面前淡化自己的做法。

“您害怕落在后面。”老头看着科丘别依说。

“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头接着说，“如果给他们自由，谁来耕种土地？制定法律很容易，而管理就难了。就像现在一样，我问您，伯爵，既然所有人都要经过考试，那么由谁来当各个部门的长官？”

“我想，是那些考试合格的人。”科丘别依回答道，跷起二郎腿，环顾着四周。

“我手下有一个叫普里亚尼奇尼科夫的，人很好，很有才干，而他已六十岁了，难道还要去参加考试？……”

“是的，由于教育很不普及，这有些困难，但是……”科丘别依伯爵没有说完就站起身来，抓住安德烈公爵的手，朝一个进来的人迎过去，那人四十来岁，个子很高，秃顶，浅色头发，脑门宽阔，

^①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是斯佩兰斯基的名字和父名。